


# 消解与重构

现代性体验与

苗族乡村妇女的家庭生活



融于家庭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外来现代文化的不断冲击而发生转变

李欣欣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消解与重构

现代性体验与

苗族乡村妇女的家庭生活

李欣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解与重构:现代性体验与苗族乡村妇女的家庭生活/李欣欣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5  
ISBN 978-7-5426-5525-7

I. ①消… II. ①李… III. ①苗族—乡村—妇女—家庭生活—研究—贵州省 IV. ①D669.68②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9516 号

## 消解与重构——现代性体验与苗族乡村妇女的家庭生活

著 者 / 李欣欣

责任编辑 / 冯 静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6.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525-7/C · 548

定 价 / 3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50006) 结题成果

本书同时受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河南省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经费联合资助。

# 序 言

孙秋云<sup>[1]</sup>

现代性问题,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牵涉其中的学科和学者颇多。就其牵涉的方方面面而言,大致有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划分路数,其中各路方家的论说不少,但迄今尚未有人能既言简意赅又令人信服地将其概念和内涵完全厘定清楚。作为一种被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思想所主导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它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的。

现代化进程带给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其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概而言之,这种影响可以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现代化进程首先带给人们的体验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并且这种进步以市场化的方式迅速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之中,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产品。第二,在物质丰富、技术进步和与外界建立逐步交流的基础上,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以享乐和审美为生活主旨的非生产性消费,以理性主义为标杆的思维方式,以民主、自由、人权为社会治理诉求的现代生

---

[1] 孙秋云,男,1960年生,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城乡文化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城乡文化研究”。

活方式,使人们有了一些从未经验过的生活体验,并由此使人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生活想象。这种想象和期望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第三,在新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的指导下,或在新旧两种生活理念和价值观的碰撞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反复磨合中逐步形成与现代生活合拍的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生活方式,进而进入完整的现代化社会。因此,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反映一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和现代性深度的十分重要的领域。

日常生活方式,是普通老百姓自发、自在的生活样式,包括劳动、消费、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政治与社会组织、日常交往、休闲娱乐、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透过这些日常自发、自在的生活活动,反映的是特定群体或社会中人们所秉持的特定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在它们指导下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样式,体现的是一个社会中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根基,这理应成为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尤其是文化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领域。

李欣欣博士是近年来从日常生活方式角度来研究现代性问题并有所斩获的青年才俊之一。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路径繁多,既可以宏观鸟瞰,也可以抽象思辨,但从日常生活活动出发,细致入微地加以观察和体悟则更加难能可贵。近六七年来,李欣欣博士先后深入到湖北土家山寨、贵州苗寨侗寨、河南回族村落等少数民族乡村,以电视下乡、手机普遍使用、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旅游勃兴等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生发的诸现代性重要元素为抓手,从少数民族乡村妇女家庭生活变迁的视角,来观察、体验和解析当今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互动中的现代性因素传播及其影响。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著作,就是李欣欣博士近年来这方面悉心研究的成果之一。它从苗族乡村妇女婚恋生活的变迁、家庭子女生育养育文化

的传承与扩展、当代留守家庭女性的困境和苦怨、科技文化元素的传播和现代城市生活观念的浸润等方面对苗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与重构做了及其生动的描述和阐释,内中案例鲜活,又有对现代性问题和民族文化回应的理论探讨,亮点颇多。当然,李欣欣博士还很年轻,本著作中个别研究材料的撷取和理论挖掘尚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我们期望她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更多、更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文化社会学事业添光增彩!

2015年9月29日

#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一、乡村生活中的现代性体验:电视、手机、打工与民族旅游	1
二、乡村妇女家庭生活之“现代与传统”分析视角	6
第一章 西江苗寨及妇女群体的嬗变	39
一、传统的西江千户苗寨及苗族妇女	39
二、西江及苗族妇女的转变概况	53
第二章 现代性体验与苗族乡村妇女的婚恋生活	69
一、婚恋途径:自由与现实	69
二、婚姻仪式: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79
三、“未婚先孕”:旧习俗与开放时代	89
四、离婚与婚外情:外出的隐患	95



<b>第三章</b>	<b>现代性体验与苗族乡村妇女的生育养育</b>	104
一、	生育状况	104
二、	教育方式:现代媒体的力量	112
三、	教育的期望:外出与回归	121
四、	两代人子女教育的代沟	129
<b>第四章</b>	<b>现代性体验中浮现的新家庭问题</b>	135
一、	留守妻子的困境	136
二、	妇女的苦怨情绪	142
<b>第五章</b>	<b>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维系</b>	150
一、	现代性对西江传统文化的消解	151
二、	西江传统文化的重建	162
<b>第六章</b>	<b>现代性体验与传统少数民族乡村生活</b>	173
一、	技术、城市与传统少数民族乡村	173
二、	现代性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自觉	178
<b>参考文献</b>		184
<b>附录</b>		190
<b>后记</b>		196

## 导 论

### 一、乡村生活中的现代性体验：电视、手机、打工与民族旅游

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影响个人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对个人而言，宏大的现代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活体验，这是与传统生活方式、观念相异的新力量。全球化盛行的时代，现代和传统并存，两者相互依存，现代的发展依靠传统的根基，传统的延续需要现代性提供的机遇和空间。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影响，尤其是传统社区成员对现代性的体验、理解和评价成为关注的焦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针对现代制度扩张下的全球化趋势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详细阐述了“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sup>[1]</sup>的观点，认为现代性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现代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传统利用现代性提供的空间和技术手段得到新的发展。

现代性和现代化紧密联系。一般而言，现代性早于现代化，发起

---

[1]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后传统. 赵文书译.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9(3): 30 页—36 页

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理念和精神;现代化多出现于20世纪,指代一种进程,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变。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兴起并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大多属于国家内部的后发型地区,各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体现于村寨以及个人的家庭生活之中,文化现代化是社会从农业向工业以及信息时代转变的深层次阶段。中华民族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56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变革中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多元一体格局”,〔2〕各个民族在民族文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在更高层次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于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物质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还远没有实现,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已覆盖偏远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后发型现代化和“早熟”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不断的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主流的城市现代文化发生碰撞,各种现代性力量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曾经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给村寨、家族、家庭生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本书调查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西江苗寨、肇兴侗寨,以及河南省的部分回族村落,都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有着悠久的村庄历史和社会记忆,延续几千年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电视媒体、外出打工、手机网络、民族旅游等相互交织的现代性力量冲击下发生转变,村民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因此成为传统和现代对话的场所,不同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在蕴含文化的家庭中

---

〔2〕费孝通,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页—19页

碰撞。

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包含了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城镇化、个人现代化等一系列进程,科学技术则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注重精神与理念层面的现代性,其核心是反思性,是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反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验结构和时代精神。现代化进程较为缓慢的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背景影响乡村和个人的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技术统领下的电视、手机等大众媒体普及、城镇化进程中的外出打工以及富有特色的民族旅游。

以电视、手机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是少数民族村民现代性发展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大众传媒作为加速个人现代化的工具,能够使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外部信息,体验不同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塑造现代的态度与个人气质。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大致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代表现代文明的电视媒体迅速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必要部分,电视不仅在城市成为日常生活的必备品,随着“村村通”工程和“电视下乡”的政策实施,我国乡村的电视普及率也在急速上升。本研究重点调查的西江千户苗寨,第一台电视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在整个村寨的电视普及率已达到97%,有的村民家中甚至拥有两台以上电视。电视已经成为包括西江苗寨在内的少数民族乡村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它打破了传统口耳相传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实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不在场对在场的远距离控制。近几年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互联网和手机也同电视一起渗入传统乡村的日常生活,手机不仅是现代技术文明的工具代表,同时也成为传统乡村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改变着人们的人际交往模式,这种渗透的速度比电视更快、更有效,“上网族”、“低头族”的出现再一次证明技术文化对普通生活的改变,手机成为

人们之间联络的主要工具。长期以来我比较关注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一议题,不仅在西江,我在贵州肇兴和河南数个回族村的补充调查都表明,手机正在成为电视之后人们获取信息、人际交往的最主要工具,其快速普及的进程表明,手机极有可能超越电视成为少数民族乡村最为重要的生活媒体成员,这无论对村民个体或是整个乡村都是一次极大的改变。

城镇化蕴含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时也是重要的现代性力量。流动的现代性需要打破封闭与保守,城镇化意在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同时将城市的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村民外出打工称得上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民的现代性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外出务工彻底打破了村庄的封闭,村民主动“走出去”,接触城市文明行为,成为城乡文化交流的实践者,给传统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带来巨大影响。西江苗寨的打工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仅接受调查的人中就有超过六成的有过外出打工经历,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城市生活经历对少数民族的个人社会化、家庭生活、地方性知识产生一系列影响。“打工回来的人见识多”成为当地村庄对外出打工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流动事件的积极评价,但打工的人中闹离婚、婚外情的比例大,穿的衣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怪得很”,成为秉承传统价值观的村庄内部居民,尤其是老人对打工持有的消极态度。无论怎样,打工对村庄的影响已经渗透进村庄文化,似乎成为现在年轻人的必经之路。

农民的社会流动,尤其是打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流动,信息流动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大众媒体快速植入乡村日常生活,增强了农民对自身乡村传统文明的理解和认同,加快了农民对城市文明的接受速度。电视、手机的普及为打工青年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渠道,而打工的经历又促使他们对媒体关注点的转

移,买电视广告播过的商品,模仿电视里明星的穿衣打扮,用电视里的方法教育子女,通过手机网络获取最新的生活资讯,他们经由口耳相传的传统观念发展到了技术引领下的“媒体思维”。大众媒体与打工经历的互动让没有经历过城市生活的人完成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让经历过城市生活的人实现了他们对传统和现代生活的理性选择。

少数民族村寨的风俗习惯、节庆活动、服饰工艺等是展现其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族旅游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向外展示民族特色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提高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与消费相关联的民族旅游,本身带有现代化的烙印,乡村本身成为展示和消费的对象,外来者的进入打破了少数民族乡村的平静,现代技术的产物、大山之外的信息、旅游者的言谈举止及生活方式都在影响着他们正在进入的乡村,大众化的旅游消费作为一种现代产物,与村庄传统形成鲜明的碰撞。乡村的他者期望在这里看到本土的、本民族的原生态风貌,然而当旅游者进入乡村的那一刻开始,这种原生态已经被改变,加入了更多城市与现代的气息,商业化涌入村庄,这不仅是增加的一间间店铺,更多的是村寨的原有生存方式、生活逻辑被一点点改变。

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个人的生活,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生活就是一个文化场,生活的历史就是文化在家庭中的传承。对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下的妇女群体,其一生几乎是围绕着家庭而存在,同时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在家庭内部最能够体验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在家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大众媒介接受外部信息,在外通过打工经历城市生活,同时在民族旅游的场域内扮演着文化展演的重要角色。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苗族妇女在婚恋、生育、育儿等方面的家庭生活选择受到大众媒体、社会流动、民

族旅游等现代性力量的作用发生了转变,老一辈和新时期妇女的观念差异折射出传统和现代的冲突,现代性背景下妇女家庭生活的转变以及她们对这种转变的理解成为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 二、乡村妇女家庭生活之“现代与传统”分析视角

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现代与传统”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备受广大学者的关注。本研究主要关注相对偏远、封闭、传统的少数民族乡村与较为现代、开放的城市技术文明之间的互动,因此有必要厘清有关现代与传统所衍生出的不同关键性概念,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现代性”(modernity)一语早在 1627 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中已经出现,但当时它的意思就是“现时代”,并没有今天所具有的复杂深邃的哲学含义。在西方现代或者近代文化轨迹中,十七世纪笛卡尔时代,法语中的 *temps moderne* 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科学运动,其核心是数学,期望以数学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和宇宙。到 18 世纪,“现代性”内涵已经有所改变,此时“现代性”指的是启蒙运动,它关注的是人权和社会解放。进而视之,19 世纪现代性主要指的是工业化运动,可到了 20 世纪,它反过来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工业化后果的一种抗议,站在了科学和技术的对立面。<sup>〔3〕</sup>这就涉及到了两种意义上的现代性,即制度层面上的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

刘小枫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归纳为三个层次:“现代化题域,即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现代主义题域,即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与重构;现代性题域,即个体与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态和形态变化。”<sup>〔4〕</sup>这三个领域从通俗的层面上讲,就是“政治经

〔3〕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8页—19页

〔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1页

济制度领域、哲学文艺领域和大众心理与社会生活领域。”〔5〕

“现代性”概念既可以用于社会,也可以用于个人。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6〕本研究涉及的“现代性”概念正是这两种转变的结合,一方面是社会文化整体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本身的转变,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个体内在体验结构的变化。

其次,“现代性体验”表明现代性具体到个人层面,更多是个体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德国学者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 1858—1918)与马克斯·舍勒在论述现代性时,更多地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关注现代性体验,即“现代社会和文化机体中作为现代生活之最直接的承载者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心性结构。”〔7〕

在论述中国的现代性时,王一川指出:“现代性是与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是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血去体验现代性的痛感或快感、忧郁或希望、灾祸或幸福。正是这种切身体验,构成了任何政治或思想大厦的坚实地面。可以说,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体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简单地说,体验是中国现代性大厦的地面。”〔8〕

---

〔5〕李宗克. 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清理.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1页—7页

〔6〕(德)马克斯·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 刘小枫编, 罗悌伦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 182页

〔7〕王小章. 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 社会, 2003(4): 4页—14页

〔8〕王一川. 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导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页—3页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家庭生活变迁，“现代性体验”是作为一种背景、一种影响因素出现，即妇女在现代性体验的背景和作用下，其家庭生活的变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下的家庭观、婚恋观、生育观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最后，与现代相对的“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 *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这也是英语中 *tradition* 一词最基本的涵义。从这种操作意义上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sup>〔9〕</sup> 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产品，关于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sup>〔10〕</sup> 这是“传统”的最为普遍的涵义。

“传统”一词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即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的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达方式和出发点，从而他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sup>〔11〕</sup> 因此，在不同的时代讨论“传统”，尽管当下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其世代相传的核心内涵和实质内容是统一的，这就有了我们在延续的主旨下谈论传统的基础和意义。

〔9〕 傅铿. 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 见：(美)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译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2页

〔10〕 (美)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 傅铿、吕乐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12页

〔11〕 傅铿. 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 见：(美)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译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2页